

“胖”也是美！

哥伦比亚国宝级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大展亮相广州白鹅潭

“发福”的毕加索、长着人脸的猫、身体浑圆得像气球的老虎……哥伦比亚国宝级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创造的奇妙世界，来到了广州白鹅潭。

7月10日，由广东美术馆与费尔南多·博特罗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哥伦比亚狂想——博特罗艺术大展”正式启幕。该展览是博特罗作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呈现，汇集其艺术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80余件作品，涵盖油画、雕塑和纸本等媒介，多角度呈现这位世界级艺术大师打造的视觉奇观。展览将持续至11月23日。

费尔南多·博特罗的创作因充满生命力的丰腴体积、饱和的色彩与深邃的叙事而独树一帜，形成了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博特罗风格”(Boterismo)，不仅重塑了大众对形体美的感知，更成为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文化身份在世界艺坛的耀眼象征。

A 扎根故土的日常诗意图表达



◀《嘉年华》(CARNIVAL)
布面油画 134×87cm 2016年

不同于往常的“白盒子”，展厅里纯粹而明亮的牛油果绿、克莱因蓝、安可拉红背景墙，与费尔南多·博特罗画作的大胆配色相映衬。

“我父亲始终认为，夸张是一种艺术。他通过夸张来呈现物体的‘体积’，从而为观众带来愉悦感，让人们看到生活中美的一面。”费尔南多·博特罗的儿子费尔南多·博特罗·塞亚来到了展厅，他表示，无论是人物、动物还是静物，其父亲都以丰盈的体态和光洁的质感呈现出“体积”的存在。这种“体积”不仅关乎美学，更承载着深重的人文精神。

费尔南多·博特罗出生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小镇，他的艺术之根深扎于拉丁美洲的土地和记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时期的他一头扎进古典绘画的研究之中，以具象化表达植根于拉美沃土的日常诗意图。在抽象艺术与观念艺术占据主流的西方现代主义浪潮下，他成为人们眼中特立独行的“反潮流者”。

展览第一板块名为“故土情结与日常的诗意图”，展出的博特罗画作大多反映麦德林的市井生活以及拉美特有的民俗庆典。这些继承了风俗画及情景肖像传统的作品往往具有叙事性构图与鲜

明色彩，仿佛是存在于博特罗脑海里的少时记忆，既亲切温情，却也闪过一丝冷静的检视。

作品《街道》描绘了拉丁美洲小镇上鳞次栉比的房屋和鹅卵石街道，画中人物被放置在田园诗般的街道背景下，他们散步、看报纸、聊天，叙述性地暗示了日常生活的节奏。猫、狗、马等各种动物也出现在画面中，呈现充满活力的公共生活。博特罗在画中使用了透视法，将建筑物往后“移”到丘陵景观之后，为构图提供了深度，而柔和的光线让整个场景变得温暖朴实。

在拉丁美洲，嘉年华是一年一度最富生命力的节日，它融合了宗教仪式、民间传说、角色扮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

2016年到2017年期间，博特罗集中创作了该系列作品，他曾坦言，自己真正着迷的并非嘉年华的热闹表象，而是那背后的

社会心理与人性复杂。

在《嘉年华》画作中，三位人物身着色彩缤纷的外衣，其中右侧男性人物佩戴着猪脸形状的面具。博特罗通过颜色拼贴、以面具遮盖人脸的方式，表现出狂欢背后的克制和深意。而在《斗牛士》《斗牛士小队》《拖马仪式》等斗牛题材作品中，画面上身材魁梧的斗牛士、鲜红的布料以及倒下的马，更像是展现关于生命的“现实剧场”。



《乡村婚礼》(Country Wedding) 布面油画 181×142cm 2009年

C 狂欢背后的现实况味

同样富有象征意味的还有博特罗的马戏团系列作品，走近细看可以发现藏在热闹表象之下微妙情绪反差——人物的脸上没有半点笑容，神情镇

静以至于略显呆滞。那是来自乡村马戏团转瞬即逝的欢乐背后的现实况味。

费尔南多·博特罗·塞亚告诉记者，2006年，他的父亲带着孙子女们在墨西哥的一个村庄里观看马戏表演，被表演中复杂多变的色彩、高难度肢体动作所吸引。表演结束后，费尔南多·博特罗独自返回马戏团场地，跟杂技演员、柔术演员、配乐师、服装师对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马戏团里的丰富色彩让你根本不需要运用想象力，它们就在那里。”在博特罗看来，

马戏团的演员们拥有诗一样的人生哲学，就像吉普赛人，漂泊而自由。

2023年，这位“最会画胖子”的艺术家在摩纳哥逝世，在另一个世界的他，或许还在创作着圆滚滚的作品。

据悉，费尔南多·博特罗曾在北京、上海、香港举办巡展，此次展览是其重点作品在大湾区的集中呈现，“有些作品第一次进入美术馆展出，希望费尔南多·博特罗的作品能够为广东观众们送上夏日里的一丝清凉。”费尔南多·博特罗·塞亚说。

“遇见庞贝：永恒之城”展览日前在湖南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以庞贝古城为主题，展出130多件/套原物真迹，包括湿壁画、雕塑、铜器、金器等，通过丰富的文物展示和复原场景，带领观众穿越时空，走进这座永恒之城，感受它曾经的辉煌与魅力。

展览

“遇见庞贝：永恒之城”展览在湖南博物院开展



“遇见庞贝：永恒之城”展览日前在湖南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以庞贝古城为主题，展出130多件/套原物真迹，包括湿壁画、雕塑、铜器、金器等，通过丰富的文物展示和复原场景，带领观众穿越时空，走进这座永恒之城，感受它曾经的辉煌与魅力。

父亲的家书

曹辉



父亲的15封家书 作者供图

但有一点我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我从小学开始就严重偏科，文科成绩好得不得了，理科成绩一塌糊涂。所幸1992年高考，湖南、海南、云南实行文史、地矿、理工、生化四类分科考试，文史只考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全部是我的强项。高考成绩揭晓后，我竟是娄底地区文科第一名，后来我便被湘潭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入校即参加军训，军训期间我给父母写信，诉说训练的艰苦等情况。父亲回信给我，首先祝贺我圆满结束军训，祝贺我能在这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里健康成长，然后话锋一转：“你在信中写到军训很艰苦，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对青年一代的一种磨炼，每个当代大学生应该经得起这种锻炼。”

父亲的嘱托，化作了我前进的动力。我明白，人如果碰到困难就退缩，一辈子就会毫无出息。

1995年5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又第一时间来信：“祝贺你光荣入党，愿你在党的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健康成长，并一定要按党员条件严格要求，争

才换。

但我坚持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大学四年，每天我清早起床，就从北苑、三教到图书馆、校门，再到南阳村、勤人坡，跑上一圈。大学四年，我一直坚持洗冷水澡，大冬天的一桶冷水淋下去，吓得旁边厕所的同学直打冷战。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我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出来了，直到今天都一直身体健康，可以承担各项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

1996年6月，我大学毕业，成为湖南日报社在湘大招录的3名学生之一，实现了我儿时的记者梦。父亲亲自送我到报社上班，后来又来信提醒：“一个人要全面发展，才能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

参加工作以后，我迎来了更大的挑战。因为要联系不同的部门做报道，逼着我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懂一点，那就只能靠自学。对于一个文科生而言，我努力学习了许多理科知识，有时候这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给我鼓劲加油。

去年5月23日，父亲入土3天后的早晨，我梦里好像听到父亲对我说了一句“快起来”，立即一骨碌爬起来锻炼身体。毕竟我现在要赡养老母，友爱兄弟，培养后人，身上的担子又重了很多。为了父亲的嘱托，这些年我戒掉了很多不宜吃的食物，养成了早睡早起的良好作息。每天早上，我会陪着小儿子从家里步行去学校，然后又走路去上班，8点钟时，很多人还在家里匆匆忙忙作上班准备，我已经走了几千步到了办公室。

面对父亲的笑容，我有时候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知道自己离父亲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每每会想起1992年9月12日，父亲送我外出求学，从此我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小山村。而33年后的今天，父亲已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一年有余，我仍在坚持不懈地走自己的“长征路”。

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赓续传统，接力奋斗，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我要都短信问候。我记性特别好，尤其擅长记生日，我每年都会给朋友发去生日祝福，从不间断，这给很多人带去了太多的惊喜。

我和省委原书记熊清泉同志保持了25年的忘年交。他退休后，很多人问我，老爷子早就帮不上你的忙了，你还那么用心、用情干吗？我说，父母教导我们要懂得感恩，要重感情，只要是我认可的人，感恩就是一辈子的事。

父亲总认为，人是“社会人”，必须广交朋友，而且要以诚待人，绝对不能做那种人走茶凉、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事情，要相信天道有轮回，善恶都有报。

2020年11月，时值48岁本命年生日，我仿苏轼词作一首《定风波·江畔徐行听涛吟》，算是对我前半生的一个小结：

江畔徐行听涛吟，湘水淙淙下洞庭。关山万里征程远，挥手，萧萧班马仰天鸣。

萧瑟秋风吹人醒，微冷，麓山余晖脉脉情。四十八年家国梦，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

父亲2019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到最后基本上不认识人了，不过还是能吃能睡能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经常回去看望他和母亲，陪他们聊天。父亲每次看到我都很开心，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是他的大儿子回来了。

面对父亲的笑容，我有时候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知道自己离父亲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每每会想起1992年9月12日，父亲送我外出求学，从此我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小山村。而33年后的今天，父亲已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一年有余，我仍在坚持不懈地走自己的“长征路”。

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赓续传统，接力奋斗，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乡音 雷剧入骨

□陈又新

雷州半岛的冬松岛，是我记忆的原乡。20世纪70年代初，我降生于这方被咸腥海风与碧蓝波涛围裹的孤岛。岛上的日子如潮汐般单调，唯有每年三四次雷剧开锣的时节，才骤然点亮了我们这些晶童贫瘠的精神荒原。

海风裹着锣鼓声远远送来时，冬松小学附近的树下便立满了人影。奶奶早早备好矮凳，粗糙的手攥紧了我。暮色四合，舞台前人头攒动，油彩的浓香、尘土的气息与海腥味混杂着。

灯光骤然亮起，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随即丝竹锣鼓齐鸣，高亢的雷州方言唱腔破空而起。我坐奶奶膝上，初时惊惧，继而如被雷声震撼般痴迷。

戏台之上，帷幕拉开，王侯将相、珠围翠绕的闺秀佳人，陡然撞破了我狭隘如井的视野。

戏台之下，人间烟火正浓。

卖虾饼的摊子热气蒸腾，裹着虾仁的面团在滚油里滋滋作响。奶奶从旧手帕里小心地数出几个分币，给我买一个虾饼。我贪婪地舔舐着那只小虾，眼睛却一刻不敢离开戏台。

奶奶是引我入戏的第一人。当《陈世美》里忘恩负义的驸马终于被包拯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开铡！”推上虎头铡，她攥着我小手的力量骤然加重：“做人万不可学这黑心肝的状元郎，忘了糟糠之妻，老天爷有眼，铡刀等着呢！”她眼中跳动着台上包公袍袖闪耀的火焰，将“天理昭彰”四个字，刻在了我的尚未形成的骨骼上。

爷爷也最爱端坐戏台前，腰杆挺笔直。包公出场，他浑浊的眼便倏然亮起。当“包青天”在雷胡激越的伴奏中唱出“铁面无私丹心忠”，爷爷会跟着低声哼唱，枯瘦的手在大腿上打节拍。

散戏归家，海风拂过木麻黄，爷爷牵着我，沙哑的雷州方言随涛声起伏：“做人要像包大人，心中有秤，骨头要硬。”夜幕星光下，他话语里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入我稚嫩的魂魄。

如果父亲也来，他常把我架在他宽厚的肩头，视野陡然开阔。台上上演到《状元桥》，幕间换景，锣鼓暂歇，父亲会指着浩瀚星空，声音低沉如脚下暗涌的海：“戏里演的都是真人。做人要像包大人，心中有秤，骨头要硬。”

要念恩，要争气！”他粗糙的手指仿佛点破星河，把“孝义”与“志气”的种子，深深埋进了我仰望星空的瞳孔里。

此时，母亲可能正在灶台烟火里劳作，亦将“坚忍”二字，如海盐般无声渍入了我年少的味蕾。

当《杨令婆骂军监》的剧情在台上铺展，台上旌旗猎猎，台下父亲亦神情激昂：“这叫疏不间亲！再大的仇，打断骨头还连着血脉经络！家和万事兴，国和才太平！”

舞台上的忠勇大义家国情怀，经由长辈们朴素而炽热的诠释，悄然塑成了我最初的轮廓；知是非，懂恩义，慕忠良，怀家国。

后来负笈离岛，求学于喧嚣都市。海岛的涛声与戏台的锣鼓日渐遥远。然而当异乡的夜晚，独对如豆孤灯，或穿行于城市令人窒息的钢筋丛林时，那些镌刻在血脉里的雷剧唱段便会在灵魂深处骤然炸响。

学业困顿、人际倾轧、世事纷扰的迷惘时刻，包公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开铡！”如利剑劈开迷雾，爷爷那句“心中有秤，骨头要硬”的低语便如礁石般浮现，支撑着我不在油浪中沉沦。

多年后我重返故岛，恰逢村中年例戏开场。戏台依旧面朝大海，台下的观众却稀疏寥落，多是白发萧疏的老者。电子屏幕映着流动的山水背景，一个年轻的雷剧团正上演新编的《杨门女将》。

几位年轻演员多来自雷剧专业的学校，怀揣着对这一古老艺术近乎固执的热爱，甘愿忍受清贫与奔波。

我望着台上翻飞的水袖与年轻的脸庞，刹那间，时光重叠，我仿佛又变回那个被奶奶紧握着手，被父亲扛在肩头的海岛孩童。台上演绎的忠奸恩仇、家国大义，此刻听来字字千钧，清晰如昨。

戏近尾声，穆桂英高亢的唱腔裂石穿云，直冲霄汉，我潸然泪下。这自雷州歌谣中生长了300余年的古老剧种，其魂魄从未断绝。如今，它更是穿越岁月烟尘的生命回响，在一代代年轻血脉的接力吟唱中，在我心头留下不可磨灭的纹路——雷剧入骨，便有了方向。